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泰戈尔短篇小说选

泰戈尔短篇小说选

[印度]泰戈尔著

城池译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福州

泰戈尔短篇小说选

泰戈尔著 [印度]

城池译

泰戈尔短篇小说选

[印度] 泰戈尔著
城池译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建阳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3,5625 印张 69 千字

1982年9月第1版

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7,900

书号: 10173·319

定价: 0.30元

译者的话

罗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(1861—1941)是一位多方面的艺术天才。他不仅是印度近代著名诗人、作家、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,而且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曲家和画家。他于一九一三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,一九六一年曾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文化名人。他的思想和作品对我国一些现代作家有过一定影响。

泰戈尔出生于孟加拉一婆罗门地主家庭,父亲是学者兼社会改革家,家庭的文学艺术气氛极浓。他八岁开始写诗,十二岁开始写剧本,十五岁发表了第一首长诗《野花》。一八七八年他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及西洋音乐,一八八〇年回国,从此献身文学事业。他一生中共写了五十多本诗集,十二部中篇和长篇小说,一百多篇短篇小说,二十多个剧本和许多有关文学、哲学、政治的论文及回忆录、游记、书简等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吉檀迦利》、《新月集》、《园丁集》、《飞鸟集》,长篇小说《沉船》、《戈拉》,剧本《红夹竹桃》等。他的作品主要用孟加拉文写成,其中大部分由他本人译成英文。在泰戈尔一生的八十年中,几乎有七十年从事文学写作,从来没有一年放下过笔。当他八十

岁卧病在床时，还在口授诗句。

这里译出的是他的九个短篇小说，虽然在他整个作品中只是极小的一部分，但通过它们可以窥见泰戈尔作品的某些特点。他的小说富有诗的意境，有清新的风格，异常简练；文字朴素、优美，富有感染力，是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。他的作品，反映了昔日英帝国主义统治下印度人民的痛苦生活，表现了对祖国的热爱，充满了对善良的人们，特别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；同时对自私自利、庸俗丑恶的人也进行了讽刺和鞭笞。他那动人的描绘和淡淡的幽默，使这些作品读起来更加亲切感人，意味深长。

本书据英译本译出。该英译本虽由不同译者译成，但在很大程度上都保持了原著的风格。有的还出自泰戈尔本人的手笔。

泰戈尔虽然已经逝世四十年了，但是我国人民仍然深深怀念他。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作品，而且还是中国人民的一位诚挚的朋友。泰戈尔生前热爱中国，赞扬中国文化，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。一九二四年，泰戈尔以六十四岁的高龄，应邀来华访问，足迹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。就在他生命垂危之时，还在关怀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展的情况。

今年是泰戈尔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暨逝世四十周年纪念，谨以此译作，纪念这位杰出的印度作家。

城 池

一九八一年十月

目 录

姨妈	(1)
喀布尔人	(20)
我的芳邻	(30)
小少爷	(36)
内扬乔的老爷们	(47)
被抛弃的人	(59)
驿站长	(73)
姐姐	(80)
加冕	(93)

姨 妈

“姨妈！”

“乔丁，时间不早了，睡吧！”

“不要紧，我反正没几天好活了。我正在想，梅妮应该上她父亲家去。——我忘了，他老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在锡塔拉姆普。”

“哦，对！锡塔拉姆普。把她送到那儿去吧，不能再让她呆在病人身边了，她自己身体也不大好呀！”

“听你说的！你这个样子她怎么忍心离开你呢？”

“她知不知道大夫们讲的？……”

“不过她自己也能看出来呀！几天以前，只要稍稍提到要她去父亲家，她便哭得泪人儿似的。”

我们必须说明一下，上面所说的这番话至少有些不合事实的地方。实际上，我和梅妮的谈话是这样的：

“我的孩子，我想你从你父亲那儿得到了什么消息了吧？我在这儿已经看见了你的堂妹阿纳。”

“是的，下星期五是我小妹妹的命名日，所以我想……”

“那好，我的亲爱的。给她寄个漂亮的项圈去，你妈一定会高兴的。”

“我想亲自去一趟。我和我的小妹妹从没见过面，我非常想去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总不会想把乔丁一个人撇下吧？你没听见医生怎么说他吗？”

“医生不是说现在不必过于……”

“就算他是这样说的，可你难道看不出他的病情吗？”

“在接连三个男孩之后，这是头一个女孩，我妈太满意了。我听说，他们要大大庆贺一番，如果我不去，妈妈会十分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！我不了解你妈妈，不过，我知道得很清楚，要是你这会儿离开乔丁，你父亲准会非常生气。”

“您写封信给他老人家，叫他不必过虑，那样即便我去的话，也就不会……”

“这你是对的，倘若你说的话，肯定不会有太大的损失。可是，要记住，要是我给你父亲写信的话，我会把我脑子里所想的一切，全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。”

“那您就别写吧。我要是问我丈夫，他准会……”

“瞧，孩子，我可是已经对你多多包涵了，如果你还要这样做，那我就一刻也忍受不了了。你父亲对你可是太了解了，因为你使他失望。”

姨妈离去后，梅妮心绪不佳地往床上一躺。

她的邻居和朋友前来看望，问她怎么了。

“瞧！多丢人！我唯一的一个妹妹的命名日即将来临，

他们却不想让我前去祝贺！”可，梅妮太骄傲了，她决不去。
“怎么！你肯定绝不想去的，你丈夫病成这样，你会想去吗？”

“我对他可是无能为力呀！我已经试过，去为他干点什么，可结果还是什么都干不了。这个家实在是沉闷得要死，说实话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”

“你真是个奇怪的女人！”

“可我不能象别人那样装模作样，显出一副忧郁的样子，免得人们会以为我也病了。”

“哦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必须去。谁也拦不住我。”

“唷！你是个多么傲慢的年轻女子呀！”

二

听说梅妮只要稍一提到要她去父亲家她就哭了起来，乔丁激动万分，再也躺不住了。他坐了起来，把枕头往身后拽了拽，向后斜靠着说：“姨妈，请把这扇窗打开一点儿，把那盏灯拿走好吗？”

寂静的夜，象一个不朽的香客，沉默不语地站立在窗前。星星向屋里凝视。在数不清的岁月中，这些星星看到了无数死亡的场面。

乔丁看见他姨妈的面庞映衬在夜空的黑暗背景上，看见那一对大大的黑眼睛，仿佛永远满溢着泪水。

姨妈看见他这样安静，以为他睡着了，就松了口气。

他蓦地惊起，说道：“姨妈，您总觉得梅妮在我们家总

是无忧无虑的显得太轻浮，可现在您瞧……”

“是的，孩子，现在我才明白我过去错了——说实在的，艰苦的生活，对人确实是一种考验呀！”

“姨妈！”

“试着睡一会儿好吗？亲爱的！”

“让我稍稍想一想，让我和您聊聊天。别担心，姨妈！”

“那好吧！”

“我一度总以为无法赢得梅妮的心，我默默忍受着，可您……”

“不，亲爱的，我不允许你说这个；我也在忍着。”

“您知道，我们的头脑不象泥块那样稍加掘凿就行。我感到梅妮自己也还没拿准主意，有朝一日受到些巨大冲击……”

“是的，乔丁，你说得对。”

“因此我对她的任性从来不大介意。”

姨妈忍住叹息，保持沉默。

她常看见乔丁在阳台上度过夜晚的时间，尽管瓢泼大雨淋湿了他的衣衫，可他还是不想回到卧室去。她知道，有多少天，他躺在那里，脑袋颤动着，渴望梅妮会来摸摸他的额头，给他以抚慰；而这时梅妮正准备去剧院看戏。姨妈走过去给他扇扇子，他却不耐烦地把她支开。唯有她才知道在他那苦恼之中，隐藏着多少痛苦和悲伤。有多少次，她想对乔丁说：“别对那个蠢孩子如此关注吧！现在她什么都有，她是不会觉得这是可贵的。等失去了时，她才知道没有这些是

什么味道。”可是，这些事情是不便讲的，而且极易产生误会。乔丁在自己心里为他的女神建造了一座圣殿，在那圣殿里，梅妮有她的宝座。对他来说，他命中却得不到一点这位女神所倾注的爱情之酒，这是很难想象的。因此，不断提供着祭品，进行礼拜，怀抱着愉快的希望。

姨妈又以为乔丁正在睡觉，他却突然大声喊道：

“我知道，您以为我和梅妮在一起生活得不快活，所以很生她的气。可是，姨妈，幸福就象那些星星。它们不能遍布整个夜空；它们之间有空隙。我们在生活中犯过不少错误，也被误解过，然而，还是存在一些空隙，通过这些空隙，照耀着真理。我不知道今夜为什么我的心灵充满欢乐。”

姨妈开始温柔地抚摸乔丁的额头，在黑暗中，他没察觉她的泪水。

“姨妈，我正在想，她这么年轻！她怎么办呢，当我我……”

“年轻，乔丁？她不能算太年轻了。当我失去我生活中的偶像时，我也很年轻，不过，他从此永远活在我的心里。你以为那有什么损失吗？再说，幸福是绝对必需的吗？”

“姨妈，看来，要是正当梅妮的感情开始觉醒的时候，我却不得不……”

“不必为此担心，乔丁。倘若她的心在觉醒，这不就足够了么？”

蓦地，乔丁回忆起很久以前曾听乡间音乐家唱过的一首歌，歌词大概是这样的：

哦，我的心！当我的心上人来到我门前，你不觉醒。

听到他离去的脚步声，你觉醒了。

哦，你在黑暗中觉醒！

“姨妈，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九点模样。”

“还这么早啊！我还以为至少两三点钟了呢。您知道，我的午夜是从太阳下山开始算起的。既然还这么早，那您为什么要我睡觉呢？”

“怎么，你要知道，昨儿晚上那么晚了，你还一直醒着，在那儿聊天，所以，今天你得早点睡。”

“梅妮睡了吗？”

“哦，没有，她正忙着给你做汤呢！”

“是真的吗，姨妈？她？……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！怎么，你还不知道？你的饭全是她准备的呀，可把这小妇人给忙坏了。”

“我还以为梅妮大概不会……”

“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学会这类事情要不了多长时间。在有必要时，自然就会了。”

“我早晨喝的那鱼汤，味道做得这么鲜美，我还以为是您做的呢。”

“不，我的亲爱的！梅妮怎么会让我来替你做事呢？你的衣服都是她洗的。她知道你忍受不了肮脏的环境。如果你能看看你的起居室，你就会知道，她把房间收拾得有多干净。倘若我让她经常到你的病房来，那她自己也会消瘦下去的，不过，她倒确实想那样。”

“那么，梅妮的健康……？”

“医生们认为不应该再让她常到病房里来。她感情太脆弱。”

“不过，姨妈，您用什么法子挡住她不让她来呢？”

“她对我倒是绝对服从的。再说，我总是把你的情况及时告诉她。”

星星在天空象泪珠一样闪耀着。乔丁感恩地向他那即将离别的生活点头示意。当死神通过夜空朝他伸出了右手，他对它绝对忠诚。

乔丁叹了口气，稍稍有点急切地说：

“姨妈，要是梅妮还没睡，我可以……只要……？”

“好的，我去叫她。”

“我不会久留她的，只要五分钟。我有话要和她谈。”

姨妈叹着气去叫梅妮。这会儿，乔丁的脉搏跳得更快了。他十分清楚他和梅妮从来未能进行过亲昵的交谈。由于两种乐器调子不同，所以演奏起来很难和谐。听到梅妮和她的女友们喋喋不休地闲聊和欢笑，乔丁一次次被忌妒所折磨。不过，他总是责怪自己——他为什么不能象他们那样和她谈些不相干的琐事呢？不，他不能！和他的男朋友们，他倒是常常喋喋不休地谈论各种各样的琐事，然而，这种琐碎的话题只适于男人，对于女人是不适宜的。你可以全然不顾你那漫不经心的听众，单独作一次哲学讲演，而琐细的交谈则至少需要两人合作才成。正象风笛可以独奏，而钹必须有一对。黄昏时刻，乔丁和梅妮常常一起坐在阳台上，试着去谈点什么，结果只能感觉谈话象线那样断掉了。这种沉默的气

氛，实在使人感到难堪。乔丁肯定梅妮渴望离去，而他自己这时也切望能来个第三者，因为当两个人谈不下去时，三个人往往就好谈得多。

他开始考虑梅妮来后他该对她说些什么。不过，这样安排的谈话一定不会使他满意。乔丁很怕今晚这五分钟会白白浪费掉，因为对他来说，亲昵交谈的机会已剩下不多了。

三

“怎么样，孩子，你还打算走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要去锡塔拉姆普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谁带你去？”

“阿纳。”

“今天别去，我的孩子；改天再去吧。”

“可是，我火车票都订好了。”

“那有什么？受这点损失没有关系。明天早晨再走吧。”

“姨妈，我可不能按您定的不吉利的日子走。要是我今天走又有什么坏处呢？”

“乔丁想跟你谈谈。”

“那好吧！反正还来得及。我这就去看他。”

“不过，你可不能跟他说你要走啊！”

“好的，我不告诉他。可是，我不能呆得太久，明天是我妹妹的命名日，我必须今天就走。”

“哦，我的孩子！我恳求你就听我这一回。静下心来，在他身边坐一阵，别让他看出你那匆匆忙忙的样子。”

“那我怎么做得呢？火车可不等我呀！阿纳十分钟之内就会回来，在她回来之前我可以去坐一会儿。”

“不，那可使得，我绝对不能让你怀着这种心情去……哦，你这个可恶的人！你所折磨的这个男人即将离开人世；我要告诫你，你必须牢记这一天，直到生命结束！上帝是有的，上帝会惩罚你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过来！”

“姨妈，您不必那样咒诅我。”

“哦，我亲爱的男孩子！我的亲爱的！你为什么还要活下去？这种罪孽竟没完没了，我却不能制止它。”

姨妈耽搁了一会儿就回到了病人房里，希望那时乔丁已经睡着了；可是，当她进屋时，乔丁在床上动了动。姨妈大声说：

“瞧瞧她都做了些什么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梅妮没来吗？姨妈，您怎么去了这么久？”

“我发现她在那里伤心地哭泣，因为她把给你做汤用的牛奶给烧焦了！我竭力安慰她说，‘那有什么关系，反正牛奶有的是！’可她拼命责怪自己为什么给你做汤竟这么不小心。我好说歹说总算使她镇静下来；并把她扶上了床。所以今天没带她来，想让她一觉把难过的情绪睡掉。”

乔丁虽然因梅妮没来，感到失望，不过，他还是感到一定程度的宽慰。另外，他也害怕梅妮的身子出现，会损害她在他心里的形象。而这种事情，在他过去的生活中是常发生的。想到梅妮竟会因为烧焦了他的牛奶而痛哭流涕，使他心中洋溢着欢乐。

“姨妈！”

“什么事，孩子？”

“我觉着我的生命肯定快完结了。不过，我并不懊悔。不要为我悲伤。”

“不，亲爱的，我不会悲伤。我不相信只有活着才好，死了就不好。”

“姨妈，说句实在话，在我现在看来，死亡竟是很甜蜜的呢！”

乔丹凝视着黑暗的夜空，感到梅妮她本人正以死神的形式来到他面前。她永远年轻，星星乃是祝福的鲜花，被宇宙妈妈的手撒在她乌黑的头发上。在暗夜的轻纱下，他似乎又一次和他的新娘初次见面。无垠的夜空开始充满了梅妮那黑眼睛的爱的凝视。梅妮，这家的新娘，这个小姑娘，开始变成了一个宇宙的偶像——在生死互相会合的时候，她的宝座位于群星的圣坛上。乔丹合起双手自言自语道：“在这深邃的夜空，面纱终于揭掉了。啊，多美的新娘！你曾经常使我心中充满痛苦，可现在，你再也不会抛弃我了！”

四

“我在受苦，姨妈，不过并不象您所想象的那样。我仿佛觉得我的痛苦正在逐渐脱离我的生命，就象一艘装满货物的船，在后面被长长的纤绳拉着走，可是纤绳突然断了；现在，它载着我所有的重荷漂向远方。虽然我还能望见它，然而，它已不再属于我……可是，姨妈，最近两天我甚至一次也没见着梅妮！”

“乔丁，让我再给你垫个枕头吧。”

“姨妈，我几乎觉得，梅妮象那艘满载悲痛的漂浮着的船一样，也已经离开了我。”

“亲爱的，再啜一点石榴汁吧！你的嗓子一定很干了。”

“昨天我写好了遗嘱，我把它给您看过了吗？我记不起来了。”

“乔丁，不必给我看。”

“当妈妈去世时，我身无分文，是您把我抚养成人，所以我……”

“胡说，孩子！我只有这所房子和一小点家产，其余的一切都是你挣来的。”

“可是这房子……”

“那有什么。你后来把它大大扩建整修了一番，哪儿是我原先的房子，现在已经认不出来了！”

“我相信，梅妮对您的爱是真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！乔丁。现在你再睡一会儿吧。”

“我虽然把我的财产遗赠给梅妮，不过，实际上也是给您的，姨妈。反正她永远不会不听从您的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为什么这样忧虑重重呢？”

“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您才有的。当您看到我的遗嘱，决不要以为……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乔丁？由于你把你的财产赠给梅妮，你以为我会有点想不开吗？我决不会这么小气吧？”

“可是，您也希望有……”